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二十一

史部

宋史卷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六

河渠三

黃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

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譸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

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說外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

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
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
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
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監察御
史郭知章言臣上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
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
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
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

水即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流一枝
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
流在北京恩州界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
青豐口以東鷄瓜河分殺水勢吕大防以其與已意合
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純仁復為右相與蘓轍
力以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
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
時轉運使趙侁深不以為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侁之

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脩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

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為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

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
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
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石正言
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
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
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
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
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

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稍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礬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

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
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
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
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
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按視為鯨堤及去北岸嫩
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
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
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

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闕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脩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

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
成績詔宗望等具析脩閉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以
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
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主以就振
濟已酉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
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脩時以東西地
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
次計度合增脩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

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
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脩復大河故道元祐四
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紓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
為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
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
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
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
闕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金河之水

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閉
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
怯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
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為經畫詔權工部侍
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佑同北外監丞司
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脩疏濬不致壅滯
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水監長貳交
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脩緝堤

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窟自為潛身之計非公心為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

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詔沿黃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申奏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先脩閉各立蛾眉埽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脩河官和雇三月丁巳偉又

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
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
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
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
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
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鄭
佑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
英繳奏祐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

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

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
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
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
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
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
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竒功以邀厚賞不
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
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

注凌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逆遷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堤之岸增設堤坊乃為長策風聞近

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即由西路歷汾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況西山積水勢必欲下

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脩直河以殺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脩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脩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邊塘灤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大觀元年二月

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脩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震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為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震上免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脩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

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
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埽合調春夫並依
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
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克役其相度條畫
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臨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
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
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
獨流砦三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寢

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脩治隄防禦
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
有損缺逐旋增脩即又至隳壞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
非計也乞降旨脩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
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誠開撩兔源河兔源在廣武埽
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
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
不勞解拆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

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
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
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觀地形水
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
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
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
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
朝廷喜而從之五年置提舉脩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

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畧曰鑿山醺渠循九河既
道之迹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
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舞
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
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
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
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
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

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
隘往往泛溢近若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
遂注成巨濶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
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
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
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
事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
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脩閉棗

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脩
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
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
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
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
合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
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
依山為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

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為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戊午大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續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

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流
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
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
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潭繫浮梁頃
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脩繫一橋因此河項
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脩北河
如舊脩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
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

己亥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
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
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噬民田逼近州城正二三里其令
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雨廣武埽
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
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
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
送祕書省十二月開脩兎源河并直河畢工降詔獎諭

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畫定港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脩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

失職降秩者俱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
欽宗即位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
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
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
張稍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
為之與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
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
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

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績富商
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
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陞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
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贓以正
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
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鈎考簿書發其姦贓
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楊揆與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
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

連年不稔羣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為汴首受黃河之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為重

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
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
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
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
自旗然與須水合入汴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
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
國二年七月開封府言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
害稼詔發淮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發軍

士千人復汴口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
毫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
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
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
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
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
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
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遂定帝

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
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發近縣丁
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
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
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道河自積石至龍
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
國為害最甚乃於貝邱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

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泲水至于大陸泲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

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
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荥渠
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荥
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
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
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
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
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汜即

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
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
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
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
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
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
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
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

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汴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

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
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
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
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
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
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
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
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

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
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
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
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
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
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
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
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

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

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
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
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
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
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
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
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明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
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

乎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脩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既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脩堤之費即詔遣使計度脩浚使還上言

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
自泗州夾岡用工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
丁夫克計減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作頭踏道
擗岸其淺處為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
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
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年滎澤縣各置開減
水河並從之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
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

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

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

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

河六年句當汴口康德興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

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請為別竇分

減溢流而句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

其請七年德興言脩河芟地為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

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三年命使詣中年治堤

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為常

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入作排岸兵負土
列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張
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
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
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嘉祐六年汴水淺澁
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
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

於此則為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栢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

泄以斗門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
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
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
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
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
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
乃大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
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

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為王安石發也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閑田安石力主之水既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閼折者帝以人情不

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奇建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為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泝汴赴闕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訾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濬汴河

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礪石三十里餘不可疏濬乞募民開脩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訾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九年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今冬疏濬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

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太抵皆無
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

宋史卷九十三

謹案卷九十二第十五頁後六行斷御河漕運刊
本運訛遭據監本改

卷九十三第七頁後五行監丞鄭佑訛郭佑據前
後文改

第九頁後二行乃以商英為龍圖閣待制刊本英
訛吳據前後文改

南溪集
全書
對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二十二

史部

宋史卷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七

河渠四

汴河下
金水河

洛河
白溝河

蔡河

廣濟河

京畿溝渠

白河三白渠

鄧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
修隄防通漕纔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

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高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灤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

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
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
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
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
工費浩大不可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
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
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槌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
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

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牐啟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達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告祭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為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

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開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澁乞狹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以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

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
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
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
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
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
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
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
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

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汙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

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
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
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
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故前戶部侍郎李定
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
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
不以為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
勤恤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

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
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
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
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
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
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
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
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為雨水

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
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
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
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
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
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
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
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

間缺為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

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啟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

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幸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

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以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
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
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
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
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
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堤丁巳帝
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

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

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
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
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
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
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
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為萬世利自
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

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紆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

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
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導清汴
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解止將
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無壅遏
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
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
河陽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
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

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
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
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
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
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
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牐
口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
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

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澁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達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

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宗即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洲直河及築簦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

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邈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倘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

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
流由城北注五大河下通梁山灤乃己七月壬子都提
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
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顧夫開修從之五年十二月
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欄河鎖柵歲額公私不以為便
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處
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
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

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
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
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
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為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
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
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
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舟閔
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洧水自許
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潁水出鄭之大隗山注
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合堅白鴈丈八
溝京索合西河褚河汭河雙河藥霸河皆會焉猶以其
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為水之節啟閉以時太祖建隆二
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距通許鎮二
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水南入潁川乾德三

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潁水至京師合閔水潁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汎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潁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溝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

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
水河及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普
請於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
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
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議
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剏開減水河通漕省迂
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
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

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
湖河雙河藥霸河丈八溝各為民間截水時稻灌園宜
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蔡河斗門棧板須
依時啟閉調停水勢嘉祐三年正月開京城西葛家岡
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
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
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
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牐

蓄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
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
年詔京西運米于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
鑿堤置牕引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
廢十月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提
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
索簋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
簋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簋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

京索河實為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
惠民河修築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大觀
元年十二月開湙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
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
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廣濟河導河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
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
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

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役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碓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

廣濟河堙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為始因京索河遇雨即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遽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堦又歷呂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闔貽慶言五丈河下接

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灤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
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寧七
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
私詔張士澄楊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欲
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
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
又自孫賈斗門置虛堤八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

霧澤陂皆為河之上源九年詔依元額漕粟京東仍修
壩插為啟閉之節九年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插元
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陽軍
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為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
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汴流入汴遠近險
易皎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
河堤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溢若因修京
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

漕舟可通是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
祥符霧澤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即宣澤門外仍舊
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為廣濟淺澁
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
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
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為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
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

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

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

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滙于五

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後苑內庭池

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

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

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礬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為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啟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

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灑掃至徽宗政和
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
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
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濬澄水道
水入內內庭池藥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
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
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

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

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瑒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

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修白溝罷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為而卿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誠宜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三年分

遣入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
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
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
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
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
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
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閤
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初置八字水口通流兩

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敕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斂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叙

為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中修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為堤埽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為率有廣狹不等處計折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為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為除其賦詔令頒行神

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濬十纔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濬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脈不及者至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

京至八角鎮積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
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
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
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潁許蔡
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
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
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

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
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墮廢焉端拱元年供
奉官閤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
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
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
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
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書

言涇河內舊有石翼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翼壞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笆籬棧木截河為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壘石翼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詔從之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

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
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
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
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
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
隳舊防繇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為興工今
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
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

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頽壞墮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木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卷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隕圯若復議興

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

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
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
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有公私閑
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
皆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
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
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
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

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
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
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
置時著作佐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
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令選於鄧州
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
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景德三年鹽鐵副
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

鄭白渠興修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宋史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二十三

史部

宋史卷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五

河渠志

漳河 潯沱河 河北諸水

岷江

御河

塘梁緣邊諸水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衣一百

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
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
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王安
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
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
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
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中
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

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
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
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
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
役河北廂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洺州調急夫又
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
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為言王安石為昉辨說甚
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洺州

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為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潯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潯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為患甚大諸司累

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
田司懼填淤塘灤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
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
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
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
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
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
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

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為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

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

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
輟減差夫而築脩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
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
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
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
副使四年命昉為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璿
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
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啟閉其利有五王供

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啟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按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

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

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顧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

報謂俟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牕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

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權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側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牐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

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渰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牕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歷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牕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

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賢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牖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

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為漲水所冒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

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為樁木

塘灤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

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淺深
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
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為一水衡廣
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
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
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為一水衡廣一百一十里縱三
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
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紋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

子淀大蘭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
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
砦合糧料淀迴淀為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
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
丹南牧以霸州信安軍為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
州合百水淀黑羊淀小蓮花淀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
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
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

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為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為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泉尚泉為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憇為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

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聖以後相循而
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
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
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
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
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
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
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

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岐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從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

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漑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

宗言又奏請種木於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
丹也後劉平去真定懷敏猶領屯田司塘泊益廣至吞
沒民田蕩溺邱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
懷敏奏立法依盜決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雄州又
請立木為水則以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
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導永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
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
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歷二年三

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濬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簣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

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闕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五年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

敏密奏曰前轉運使沈邈開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閉五門牖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歎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徐

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竇六十尺
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張問言
視八州軍塘出土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
田無患亦施行焉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汾州西河灤
灤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雨以瀦水又有
蒲魚菱芡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王沿廢為田人不
以為便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之是歲又遣程昉諭
邊臣營治諸灤以備守禦五年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

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三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則冰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周官亦有掌同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為國亦非計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官言程昉放濬沱水大懼填淤塘灤失險固之利安石謂濬沱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灤

也何昔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
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
專興修樸椿口增灌東塘淀灤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
灤為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灤塞程昉嘗請開琵琶灣
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塘水
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司上制
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郡屯田司又言
於沿邊軍城植柳蒔麻以備邊用並從之九年六月高

陽關言信安乾寧塘灤昨因不收獨流決口至今乾涸
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狹淺深具圖本上
十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缺塘堤收匱水勢其
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
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
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況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
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為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
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

謹邊防蓋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為良可惜也六年十二

月定州路安撫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
綿地百餘里可瀦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為名哲宗
元祐中大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灤為言事
見前篇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為塘以備汎
濫留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
習玩歲久隳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
治之母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

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為險固之地其後淤澱
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堤
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
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
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
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
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

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

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為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彊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璿李直躬考實而璿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

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屯田用實
軍廩且為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
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
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
所經畫悉如懋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
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
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
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

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洺河至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章口復置

海作務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
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
民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
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便
罷之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
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
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
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

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
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溉廕四年五月知
雄州李允則決渠為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
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
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
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
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
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

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

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勸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湮沒瀕江圩埤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北陽縣

或云紘之木渠繞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十
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
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
陂塘圩埧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為
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
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
合行濬導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
者各述所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

水害或地勢汙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埧隄防之類以障水滂或疏導溝洫畝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祕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為不耕之地

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為非三年三月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為都水監今每事稟於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

者為妄八月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月戊申遣殿中丞陳世修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導水行溝中基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為稻田則其利百倍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試八丈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

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牖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可復矣故先命世修相度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麪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盱食

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為浮議歸咎淤田保甲
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祿
卿史炤言開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
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
水利墾開荒梗毋增稅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人願買
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
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
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

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剡河去疏土築為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為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畝澮易治書所謂濬畝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

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
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
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
傍為土洞以木為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
迂闊少效披坐前為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
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
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
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

作帝曰縱用內帑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
城縣舊河槽若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垆稻田從之五
月詔諸創置水磴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
善大夫蔡蒙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
地王安石以為長利須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
叔獻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
資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賞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
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

尺計畝輸錢以助興修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河北
提舉常平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問
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官同考實
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是進呈宗師
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曰此小夫何罪
但不知淤田何如爾安石曰今檢到好田萬頃又淤田
四千餘頃陛下以為不知臣實未喻帝曰昉修漳河漳
河歲決修濬汜又無下尾安石力為辨說已而宗師與

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右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吏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

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

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閏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絀罰詔開封劾元檢計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邑縣界畝黃河淤安昌等處鹹地及放河水而鹹地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

蠲被水戶夏稅是歲知耀州閻克國募流民治漆水堤
八年正月程昉言開滹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
吏勞績別為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
米募饑民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礮山
漲水甚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
深州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
河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
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為

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
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道
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砦導渭河至軍溉田詔民
憲經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五月乙酉
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
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堤之間修築水
塘用碎甃築虛堤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從
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韓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

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
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
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覆實九月癸未提舉出賣解鹽張
景溫言陳留等八縣陂地可引黃汴河水淤溉詔次年
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
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
募民修築圩埭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
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

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為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續成水利圖經二卷迨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為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溉者於是遣都

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六月師孟琬引河水淤
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
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九
月入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北東西路夏秋霖雨
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畝元豐元年二月都大
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
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闕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
貼圩埤之類民力不給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

體量安撫黃廉言梁山張澤兩澤十數年來淤澱每歲
汎浸近城民田乞自張澤灤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
從之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
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
而為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為潤膩二年導洛通汴六
月罷沿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
二年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
邊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

占田在任官能為民溝畝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頃
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知陳
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鄧西京
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
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瀦為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
處有古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
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汹涌不能壅遏詔
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赦書略曰熙寧元

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水利應民田堤防灌
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弛慮歲久日更隳壞命
典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
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
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為水水可為陸陂塘可修灌
溉可復積潦可洩圩垸可興許民具陳利害或官為借
貸或自備功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
顯著優與推恩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

政令詳立法之意非徒為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為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

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
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
溥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為三曰
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
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濠陽而達于
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
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
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

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豉窰曰道

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

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為堰九曰李光

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

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

故道以竹籠石為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

之趾舊鑿石為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

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

堰必以竹為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湍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請檢計修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

旱然歲計修堰之費敷調於民工作之人並緣為姦濱
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妄有檢計大為工費所剩
坐贓論入已準自盜法許人告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
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
均出夫力修葺後經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水衝
損堰身紹興二十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
資水戶修理農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
兵內差不入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便民從之興元府山

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為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
史炤奏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
凋疎堰事荒廢累增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
前諸軍統制吳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
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迹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溉南鄭
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為膏腴四川宣撫
王炎表稱玘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宋史卷九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膳錄監生臣吳紹恩

膳錄監生臣張承恩